



忙秋。



龙头新闻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

忙秋的日子

□陈杰



北方的秋天是忙碌的。小时候在家乡北大荒牧场,每逢秋天来临,有一句话常常挂在乡亲们口头:三春不如一秋忙。这话人们说了一年又一年,从来没有人觉得重复啰嗦,而且说这话时人们的表情总是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
收获季节到来

春天撒下的一粒粒种子,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,人们企盼了一年的收获季节来到了。

那是一个男女老少人人都在忙碌的季节。先是以家庭为单位,在父母的带领下,兄弟姐妹齐上阵,汇集在自家的园田地里。那时牧场职工家的园田地,是按照家庭人口,由牧场统一分配的,各家的地都连在一起,秋收时间也都相对集中。在秋收的日子里,不管你是场长还是书记,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我从记事起,就开始了每年跟着父母忙秋的劳动。当然连队会统一安排车马,帮助各家各户完成秋收。

忙秋的时间,一般都是在国庆节拉开序幕的。虽然一些作物,从春夏季节就陆续收获了。但玉米、土豆、大豆等大田作物的收获,才被人们看作是真正秋收的开始。

父亲带着我们先把苞米棒子从秸秆上掰下来堆成堆,然后再找来连队赶犁杖的马车老板,把一条条土豆垄顺着犁开。随着犁杖走过,被土豆塞满的田垄从中间均匀地被翻开,温润的黑土中,珍珠般散落着一颗颗滚圆的土豆。母亲带领我们兄妹一起,把露出来的土豆捡到筐里,等筐装满了,再倒在一起,堆成堆。父亲则用耙子把我们捡完土豆的土地,像梳篦子一样反复捋几遍,直到确信土里没有落下的土豆了才罢休。父亲放下耙子,抹一把脸上的汗水,再指挥我们把

逊克县的大平台景区一年四季景不同。最著名的就是雾凇,逊克的雾凇据说知名度不亚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、漠河北极村、牡丹江双峰雪乡等景观。

这里远近闻名的雾凇形成于库尔滨河沿岸,是库尔滨水电站水库成就了它的美丽,因为冬季水库放水发电,温水遇冷形成的雾气落到树枝上而形成雾凇。这里的雾凇与别处不同,别处的雾凇大多昙花一现,而大平台的雾凇却格外长情,从每年11月下旬到第二年的3月,在长达100余天的时间里,大平台的雾凇一直都在,绝对不会让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失落,这份深情最不辜负的就是远道而来的旅人。

雾凇消融后,漫山遍野便是达紫香(又称兴安杜鹃)的天下。北方冬季漫长,万物还未复苏、树木还未吐绿之时,满山遍野开放的达紫香是春天带给人间的第一抹色彩。因这色彩来得太过热烈,让刚刚度过严寒的人们格外地激动。每年春季大平台都会举办“桃花节”,远近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。

□果子

逊克大平台

美哉



春天的大平台。

大平台景区因为春有杜鹃、冬天有雾凇,秋有五花山,所以这三个季节景色旖旎时总是游人如织、热闹非凡。唯独在夏日里只有树木葱茏,苔藓如织,却空山寂寥。大抵是因为在北方,树与河与黑土地是风景的基本底色,太常见便不觉珍贵。为何这个季节来大平台,其实只因为朋友的一句话,她说:“不与众人同行,便能看到不同的风景”,我们都深以为然。

于是,在夏末微风习习的清晨,一行人带着简单的行李,匆匆的坐上开往逊克的车,开始一段短暂的周末旅行,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,车驶进了逊克县,一个热闹的、嘈杂的小县城,车却没有半分停留一直开过去,司机说要穿过小县城继续向前才能到达克林镇的大平台。车继续慢慢行驶,窗外的楼房、村庄由密集变稀疏,直到消失不见。山越来越多,车在盘山路上行驶,转过一个弯、又转过一个弯,山不高也不险但路的弯却转来转去地不停歇,转着转着车就转到了库尔滨水库,水库就位于大平台景区的核心地带,附近有大片的湿地。

车停在一处农家,时至中午需要先品尝一下农家菜和逊克特色的鱼。大家点了豆角炖排骨、鲢鱼炖茄子、红烧虫鱼、小鸡炖蘑菇、东北大拌菜这些地道的东北农家菜,这些菜算是东北菜中比较常见的,平时在城里也经常吃,只是用农村的大铁锅和灶里的柴火做出来的菜味道才是最正宗的。

饭后一行人就开始向河边出发,走过村间的小路,路的尽头豁然开朗,一眼望去流淌而过的就是库尔滨河,因为这几日下雨河水暴涨,有河中几大块硕大的礁石做参照物,让河水显得更加湍急。岸边的灌木交错生长,高出众灌木很多的几株都是柳树。众人开心地向河边拥去,拍黑色的、互拍的、自拍的。寂静的河边顿时喧闹起来,惊起河里几只黑色的鸬鹚,一只只鸬鹚掠过树梢,在蓝天白云和绿树流水之间划开一条分割线,明快而流畅地穿过树林就消失了。

河边有两个渔夫正收着小挂网,网上挂着的都是他们的战果,银色的鱼在网上跳动着,鲜活的鳞映着阳光雪白一片,我们凑上前去看时,网已经收得大半,渔夫摘下网上的小鱼丢进桶里,是常见的沙胡鲈子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杂鱼,其中有一条背上一道绿色鱼鳞的小鱼格外的引人注目。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这鱼的名字,渔夫说:青鳞子,味道极美。

北方这个季节,中午的阳光直射,温度不输于南方。把手放在河水里,清凉的河水顿时消减了暑意,有人索性就着河水洗了洗脸,还有大着胆子捧一把河水送到嘴边尝尝,表情很是满意。旁边的村民告诉大家,这河水没有任何污染,可以放心喝。众人在河边逡巡良久,方才离去,各自的手机和相机里已经是满满的收获。

离开河边,我们坐上车出村而去,开不多远就有一处公园(红星地质公园)。公园的入口处有一条栈道伸向林间,走在栈道上两旁的树木森然地遮住了阳光,树木中间的一块又一块大石上青苔绿茸茸的带着潮湿的气息。北方的树

木以落叶松和红松居多,间或还有一些白桦和云杉,森林中的小灌木极少,所有的树都笔直地向上生长,向着太阳无限伸展。大森林中,很难见到歪歪斜斜不成材的树木,因为若不能一直向上,不能与旁边的树并肩生长,就会被周围树木的枝条遮住太阳,再也无法被阳光和雨露光顾,慢慢地会越来越弱小,直到最终枯死倒下。

穿过一小片林子,眼前豁然出现一片林海,那是五大连池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石,黑色的火山石上覆盖着些许灰绿相间的干苔藓。据说这种火山石上的苔藓生长极为缓慢,数百年才能形成一小片。

穿过石海,栈道又伸进茂密的森林中,林中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清新、湿润,也许是因为氧气充足,走许久都感觉不到累。众人边走边欣赏美景,时不时地停下在林边拍上几张照片。

同行的一位朋友突然喊到:“快看,栈道下面好像有一个大蘑菇。”大家都凑上去看,有人介绍说,在北方,蘑菇多在秋天才会大片的生长。因为有草叶的遮挡,只能隐隐的看到栈道下面黄色蘑菇的影子,为了拍到这个蘑菇,我从栈道上跳下去,先跳到一块大石头上站稳,然后用手拨开草叶,眼前一朵黄色的、闪着光亮的、云朵一般的小东西显现在眼前,这哪里是蘑菇,明明是一朵野灵芝!众人欢呼着都拥过来,虽然都是从小在北方长大的,但是野灵芝还是第一次见到,平常看到的灵芝都是晒干后深褐色的、僵硬的,这新鲜的野灵芝却是浅棕色的杆、菌盖呈明黄色、边缘嫩白,菌体的表面闪着漆样的光泽,灵气十足。

据说野灵芝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,需要没有任何污染、空气相对湿度在90%~95%左右,光线极低的地方才能生长。所以,只有深山老林、人迹罕至的地方才会偶尔发现野灵芝的身影。大家团团围住野灵芝欣喜万分,久久不愿离去,又不忍心摘下它,不肯打扰这山间的精灵。因这野灵芝的出现,林间仿佛平添了些许仙气与灵动,大家都认为野灵芝肯现身来见我们,是因为此行之人多有福报,于是,余下的旅程便增添出许多欣喜与愉悦。

众人的欢笑声渐行渐远,慢慢地,林间便安静下来,我们终究只是匆匆的过客,做不得这山林与季节的主人。在这幽静的山谷里,只有野灵芝悄悄的拥有了这份柔美的时光。



夏天的大平台。

库尔滨水库附近的湿地景观。

一口大号的缸,黄褐色,高高的,不知用了多少年了,缸体上錾着一排粗粗的钹钉,尽管这样大缸仍在超期服役。每年我家腌酸菜的时候,都是全家总动员。父母先是一起对要腌的大白菜修理一番,用刀削去老帮老叶子,整齐地码好。母亲烧一锅开水,把每棵菜在开水里焯一下,然后摆在锅台上一块临时摆放的木板上,我们兄妹的任务是把焯好的菜捧到几步远的酸菜缸前递到父亲手里,父亲再一棵棵装进缸里。每装一层撒一把盐,几层之后再铺上麻袋上去踩实,接着再往里装菜。等缸满得不能再满了,在上面摆上一层菜帮子,压上石头。几天后再往缸里加满水。大约个把月后,一股清新的酸菜气息便从缸里散发出来。东北人爱吃的酸菜便腌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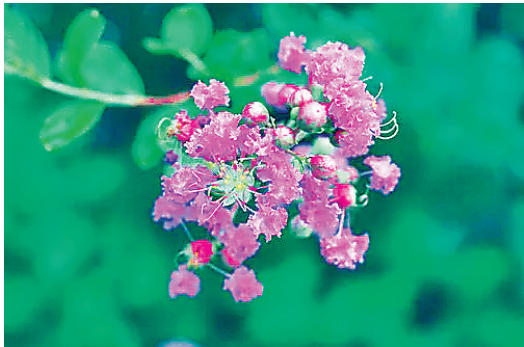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酸菜腌制完成,家里的忙秋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人们来不及喘息一下,马上就投入牧场大田的收获了。那些年,我们学校每年也都要种很多地,甚至各个班级都有试验田,加上支援农业连队,因此秋收劳动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赶上下雪早的年份,秋收劳动会变得更为艰苦。好在牧场的子女,自幼就被父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染,劳动观念相当强,一听到劳动的任务,常常欢呼雀跃。我虽然没有当过一天农工,但所有的农活都不陌生。每个秋天都会洒下大量辛勤的汗水。

忙秋的日子仍在继续

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,远离了黑土地,但忙秋的日子仍在继续着。城里人忙秋虽然不像乡下那样劳累,但也是很紧张的,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。回顾那段生活,印象最深的是买秋菜。人们通常所说的

秋庭暮雨 紫薇花

□魏有花



盛开的紫薇花。

“晓迎秋露一枝新,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,向风偏笑艳阳人。”这是唐代杜牧的《紫薇花》,描绘了一幅紫薇怒放的风韵:一支初绽的紫薇在秋露里迎接晨光,而不是在早春与百花争奇斗艳。无言的桃花,李花现在不知道在何处,只有紫薇花向着寒冷的秋风,笑对那些争着在艳阳春天开放的花朵了。

初秋时节,满树的紫薇花绽放,一簇簇,花开娇艳,令人心醉。因其花期长达百日,又正值少花的季节,所以有“百日红”的美誉。紫薇花是友谊和爱情的象征,颇得文人墨客的青睐,纷纷赋诗吟诵,留下了众多美妙的“紫薇诗”。

“丝纶阁下文书静,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唐代白居易的《紫薇花》,我在丝纶阁值班,没什么文章可写,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到钟鼓楼上刻漏的滴水声,时间过得太慢了。在这黄昏的寂寞中,我一个人孤独地坐着,谁来和我作伴呢?惟独紫薇花和我这个紫薇郎寂然相对。

“一树浓姿独看来,秋庭暮雨类轻埃。不先摇落应为有,已欲别离休更开。桃绶含情依露井,柳绵相忆隔章台。天涯地角同荣谢,岂要移根上苑栽。”唐代李商隐的《临发崇让宅紫薇》,一树孤独的紫薇,千娇百媚怒放开来,秋天深深庭院的暮雨,细蒙蒙好似尘埃。紫薇花不太早凋谢是在等待欣赏的人来,现在赏花人就要离去,花也不必再开。对紫薇一往深情的桃花紧紧依傍露井,轻柔妩媚的柳条对紫薇互相间的思念竟隔着幸台。就算花开在天涯地角,同样有荣有谢,又何必定要移植到上苑苑中去?

“绿槐夹道集昏鸦,敕使传宣坐赐茶。归到玉堂清不寐,月钩初照紫薇花。”宋代周必大的《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》,浓绿的槐荫夹护着宫道,树上落满归巢的乌鸦,天子下令让使臣传旨召我入宫赐坐侍茶。回到翰林院我头脑清醒久久地不能够入睡,只见窗前弯弯如钩的新月刚好照亮那丛紫薇花。

诗人笔下的紫薇花更加美妙动人。明代叶小鸾的《踏莎行·紫薇花》:“细剪胭脂,轻含茜露。芳菲百日浓辉聚。红妆懒去斗春妍,薰风独据珊瑚树。翠叶笼霞,琼葩缀雾。湘帘影卷猩窗雨。仙郎禁院旧传名,亭亭好似西窗。”

而宋代晏殊的《清平乐·金风细细》,紫薇花的意境更是唯美:“金风细细。叶叶梧桐坠。绿酒初尝人易醉。一枕小窗浓睡。紫薇朱槿花残。斜阳却照阑干。双燕欲归时节,银屏昨夜微寒。”微微秋风吹拂,梧桐树叶飘飘下坠。初尝香醇的美酒人很容易就有了醉意,只好在小窗前躺卧酣眠浓睡。紫薇花和朱槿花已凋落,只有夕阳斜照在楼阁栏杆上。成双的燕子到了将要南归的季节,镶银的屏风昨夜已微寒。

“紫薇花对紫薇郎,何事斋前一树芳。造物似教人努力,他年准拟侍君王。”吟诵着古诗词里的紫薇诗句,一丛美丽的紫薇花正在心头悄悄绽放。

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